

吉石盦叢書二集

音注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間師故以題篇

滕末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記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

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

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從楚還復詰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復扶又切。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而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成闢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闢勇果者也與景公言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

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觀古竟切一音闕。皆古之術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為當若類淵無幾成觀不

者辟若掘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滕雖小其境與長短相補可得大五。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積亂乃得

瘳，愈也。喻行仁富精熟，德惠乃治。章補言人

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

去。丁玄案：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也，誤之。

暝，莫訥功，故音縣。又作眩，胸音同。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

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鄰問於子，孟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不亦善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于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

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亦綴也餽糜粥也齊音資疏所居切餽諸延切

。離雙上而能事其親吾聞之矣

公孫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謂為導則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且志曰死而

直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克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

事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以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好呼

報切下皆同為然復之鄰問事乎事乎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良先之也子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

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歡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良者以君先哀故也

。歡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乎上之所欲下以

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師之也然反命世乎曰然是誠在我

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一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

見世子之惟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音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為國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急情當以政督楚數以生產

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問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索桑洛切。綯音跳。亟音棘。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

義與上篇稱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音辟後同。罔曰無恒產而有恒心

者至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夏右氏五十

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入廢言也夏右氏五十

而貢勑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藉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

畝以為賦雖弄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

也猶人相借力助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

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

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指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

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

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為民父母使民罔

從歲飢饉以為多少與民同也。樂音洛罔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眇眇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

言民勤身動作然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貧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眇眇說文五亂切亦四竟切亦作眇許乙勿養絲亮切皆同貸如字惡在音烏。因不免於率獸而食入蹙在其為民父母也

夫世

古者諸侯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

祿滕固行之矣

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

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

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兩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勅人財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太兩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兩于付切。田此觀之君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化於國。校子不行仁政而富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剝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者皆老

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禮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莊範曰禮倫依序謂常事於序也。射神夜切。

篇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大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詩大雅文王之常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土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法起呂

切季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

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

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夫滕壤地褊小將為

差故可坐而定也。汙鳥路切又音烏

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編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助者即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三十而稅一特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

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推土無田則亦不祭言佃士無絜田也井

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知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

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佃音黜萊音來草田曰萊。因死徙無出

圭田丁去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為治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

鄉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也周禮大字曰八司友以任得民守法相助助察其教也疾病相
扶持扶持持以空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為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八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

為二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田緣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室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

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別彼列切曰養去聲此其太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章指言尊賢師知衆人之

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有為神農之令者許

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來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廬而為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廬居也自稱

遠方之人願為氓野人之稱。許行音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懼切氓亡庚切來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拮屨織席以為食文公與之居處舍文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

揭貧也。捆捆叩掾也。織履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履席以俱食飲也。衣於既切下同。捆音闕。掾音卓。擊也。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二庚切陳相見許術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與術同。

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術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雍糞殽而治汙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食其力則食殽。食也。朝曰雍食。夕曰殽。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自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子。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雍音雍。殽音孫。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

孫。孟子曰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子孟子曰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毛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衾衣也許子冠乎孟子

相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

與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與音餘下同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

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也曰許

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

相曰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為之與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

也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

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械器之極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

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為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入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勝君不親耕也子而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夫入之事有小人之事且入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依之乃得用之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

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食人音嗣食於人如字又朱

如字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木盛故草木湯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亦多也登井也五穀不足井用也
猛獸之迹皆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仁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

曰禹敷土於土也况音發信音逼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禹疏九河

滌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滌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

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也布

搜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穡為右搜也

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

信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弟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德之放勳堯名也遭水災以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臣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

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

不治易為己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各去聲下同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克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道哉德公乎魏魏平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出魏魏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魏魏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與音象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又如字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變夷變之人百未聞變化於夷編第人則其道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

黃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黃反築室於場獨居

三年然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家上祭祀壇場也子黃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也

也

也

也

也

事之強曾事曾事曰不可在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

事孔子以慰思也魯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成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強其文切異蒲木切皜音呆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

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馱古役切毛詩作馱魚且須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纒矣矣

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手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

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隄是人而學其從許子之道道亦為不善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博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詐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價具者也。西貝

音嫁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

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蓰焉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王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

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為者百安

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救世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教以正

之也。莖音師又音灑山綺切比音鼻。莖或相倍莖而無莖者墨者東之因徐辟而求

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舜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碑音壁夕音隴

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

辭却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言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見音現注不見同

吾聞夷子墨

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此為非是而不貴

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節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田親始

之夷子各也言儒家曰古之治

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雖有差次等級相
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 徐子

以告子孟子子學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其子與愛鄰人之

之故謂之愛同也此但以赤子無知其罪惡故救之耳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

是為二本故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他日過之狐狸

食之蠅蚋姑踞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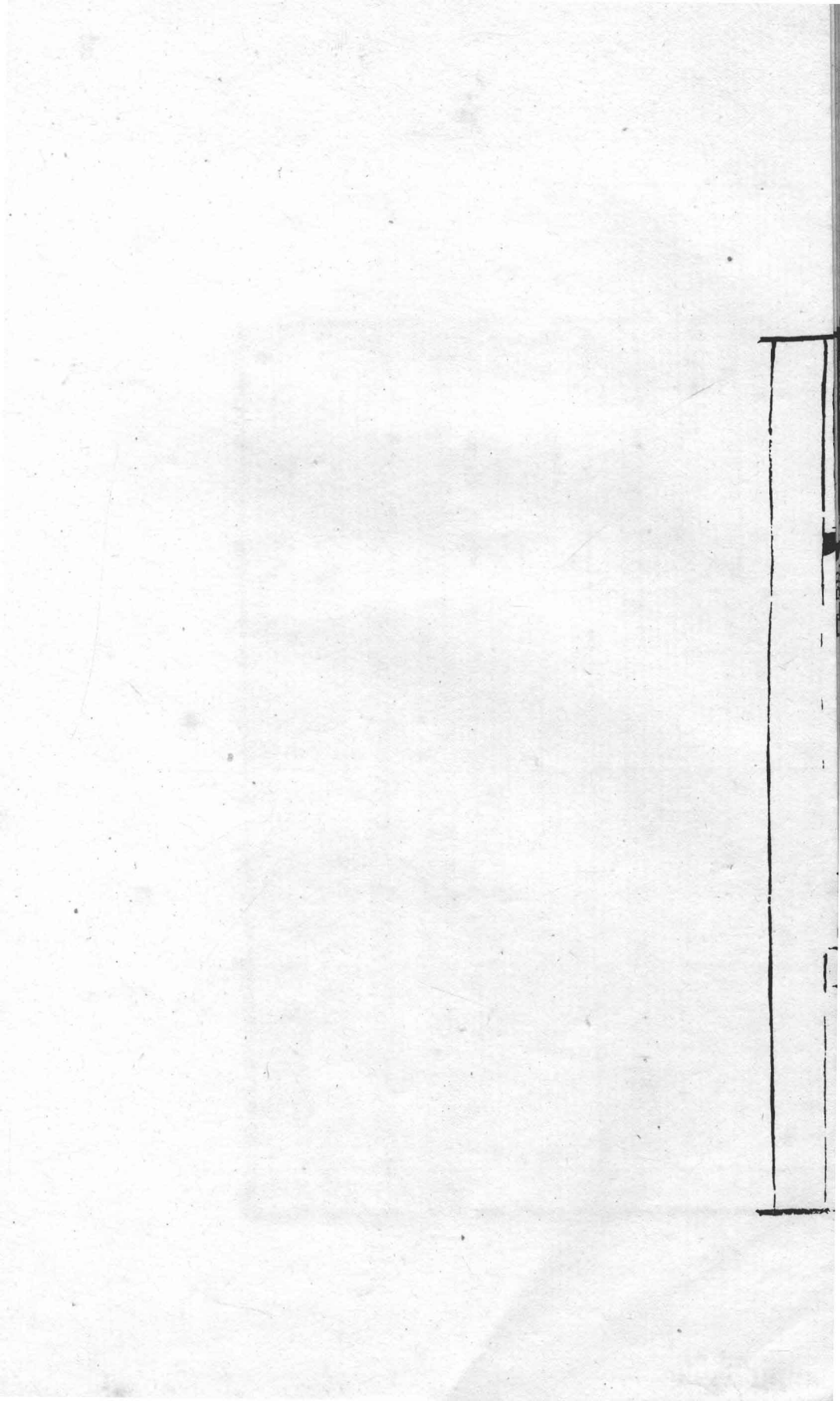
人此中心達於面自蓋歸反藁糞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顙相共食之也

顙額也此汗

出此此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辨毀敗中心慙故行此此然出於
 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稭龍車之屬
 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蠲蚘
 姑或作蠲與蚘同謂蚘蚘也音留又一說去蠲姑即蠲姑也蚘音蚘最
 楚怪切此七禮切脫音詣藁
 力追切裡力知切雨楚洽切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
 為間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乎道也徐子復以
 告夷子夷子憮然者憮然也為間者有頃之
 間也命之術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
 子玄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憮音悔

音注孟子卷之五



音注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一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

侯有來聘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矣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靈主乎志能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信音伸○不見諸侯何義問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且志曰夜祭從先祖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字苑園之吏也

招之當以皮冠而以莖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

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

非禮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安有諸侯者何為也○齊景公田王取林其招不往也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

之賤工也。捕簡子音和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或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奚賤之強而後可。強

其文切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同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謂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

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射良亦切。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

一發貫賊應矢而死者如破矢此君子之射也貫言也我御者且羞

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雙奚同乘故請辭舍音捨

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去御者尚知耻羞此則首不改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

之○
志為也凡三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

○景春曰公孫術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術魏人也魏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素

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熄音息季子曰是

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我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

禮言之

此當以義匡。此二子從尹。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音母女音汝。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

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

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雖挫其志也

三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

意相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去妾婦以况儀行。○况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

所求而不得。○不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儀賢

事音姜質音贊。○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

於三月無君

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

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

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乎乎諸侯

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稷稷盛稻也夫人親執紼

蠶之事以率之功未服祭服不成不贊肥脂也惟蠶也言惟蠶繅之士

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

必載質何也何謂出疆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

為昔為匹夫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

如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故周書曰

此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適，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比。命媒妁之。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灼音酌，隙夫道切。丁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然不由其正道，是與

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于祿踰牆之。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

子思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孟子曰：非其道

則不食，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簞音也，非以其道一司之食不可受也。子

食而食，食志食功乎？子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謂更曰：一

食之食皆音似，餘如字

世謂仕無功事而曰子未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虛食人者不可也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言凡入皆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輿人作車者

交湯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用權攻木之工也梓匠輪輿自是其四者羨

餘也。羨似一面切又餘見切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

輕為仁義者哉入則孝親孝出則敬敬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於此毀瓦畫墁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有人

於此毀瓦畫墁言人

作破率耳畫地則復壞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曰否彭更曰曰不食也

音及故求食則可也孟子曰如是不食也曰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下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猶仁尚

國之所尊按風易俗其可珍雖食諸法下為素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

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宋當非齊楚何也

則如之何孟子曰夫告身與萬為鄰萬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萬伯食之又不以祀萬夏諸侯屬姓之國放縱無道一不祀先祀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庖為之耕老弱饋食萬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昔尚書逆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代

殺其伯怨其害此 為其殺是章季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之財也為一夫報仇

也。為未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右來其無罰

載也言湯初征天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

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

君來我則無罰矣 湯征自葛云云止右來其無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斂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

巨矣從有彼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安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文黃謂諸侯執三纁二之帛類見周王望見休養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於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匪厥丁去匪義當在能能以盛賢彰作匪古字借用下同

揚侵于之疆則以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言古尚篇之時太誓言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紂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言為終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言同諸傳記引太誓言皆古大誓言也

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子為陳於湯周武之事以明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

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

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曰。我明語子。吾明告子

○子乎謂戴不勝

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己

○子乎謂戴不勝

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

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

傳之不勝曰曰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

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楚衆人咻之咻之者誰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身不勝衆也莊獄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咻音休謹也

薛卽州善士也丁去案玉篇音覽召呼也今釋亡意音歡爲使蓋字謹詳同子謂

尊皆薛卽州也誰與爲不善子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

尊皆薛卽州也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卽州獨如宋王何右者皆非居

別之時工當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未

止列國皆借純自齊王故曰宋王也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

誰曰白也。在也。不。自。黑。之。生。也。
廢中不扶。自直。言。謙。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

義。
怪。孟子。不肯。每。黜。惟。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孟子曰。不見。諸侯。何。義。也。
孟子曰。不見。諸侯。何。義。也。

古者不為臣不見。
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

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曾申。公。利。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大。甚。迫。交。則。可。以。見。之。
辟音避。內音納。
陽貨欲見孔子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士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

大性。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矚音勦。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

夏畦。
脅肩。踈體也。諂笑。大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若勞極甚於夏畦。仲夏之月。治畦。在園之勤也。形有虛業功。畦。胡圭切。
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報報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兼女簡切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

養正氣不以邪也○聖指言道與不諱迫斯強之段注曰其關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報然不被傷若夏畦也○由是觀之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子欲使若去關市征

稅後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轉孟子曰今有人曰

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

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向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

此類者也○章止言從善改作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不都

必盛言猶攘雞多少口益變異自剋速然後可也○攘如羊切

子曰外人比得移夫子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

者也如辯言子好與湯墨之徒辯爭。好以辯切下注及文比皆同。

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窟天下之生民以

一卅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擇下者於樹上為巢雉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也堅岸而營度之以為窟

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善也無也

汜乎剡切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馬蛇龍而放之漚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洚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道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二故

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道猶魚勿又音望遠于類切。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與發壞民室室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地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

有飲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和侈故作詐偽之說為發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粟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謂莽莽之時也

。壞音怪汙音烏說音稅又如字暴行下孟切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

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

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曰

多方曰王來自奄。相息虎切。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武王烈佑故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言說篇也不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

六顯明士道武王二十餘年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世衰道微邪

皆行正道無虧也世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

春秋因魯史記說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之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禪殿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

說以干諸侯上揚墨之徒無尊卑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橫去聲為于為切下同不明儀曰庖有肥

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

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廄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

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

其事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必從吾言矣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

敢承此說已見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長周公所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

而與人辯耳豈術之哉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而與人辯耳豈術之哉

○設音賁。豈予。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

所發哉予不得已也。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章指言夫憂世

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然駢蹟周公抑恩仲尼皇皇墨突不

及汗聖賢若足豈得不辯也。○丁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

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

餓也。蟪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蟪

音曹。匍音蒲。匐音季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夫蚊上食槁糞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

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以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

食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辟字停

石切。惡音烏。下線用同。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所居也。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曰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也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

具死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曰

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辟纊以易食也耳縮纊麻曰辟纊麻曰纊。辟音壁纊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嘗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

陵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大夫之家兄名戴也齊鄉食米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名也貴故不義之寶於陵

音蓋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馘

馘者為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馘而振之已仲子也頻顛不悅曰安用是馘馘者為乎馘馘馘鳴之聲

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

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曰母食以

所類願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鮓鮓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

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履纒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陵人所第

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言聖人

之道親親尚和亦土之操取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

以立蚓比諸巨擘也。

哇於佳切母食音嗣。

音注孟子卷之六

音注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乃古之明曰者蓋以為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此能視於百步之列目秋豪之未然
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負公輸子魯母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
公之子離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

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
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

堯舜之道鍾也五音宮
商角徵羽也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
天下乃可平也

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

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
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

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後法也

以自行但行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去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

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嘉樂案詩作假樂。詳見四

云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

直不可勝用也蓋已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蓋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如惡於

人之政則天下披覆衣之仁也。愛後首富勝去聲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

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曾不知以食牛于秦是以惟仁者且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

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守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

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入羅於密罔也此土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曰言國無禮義必亡。辟音闕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

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言也但為非義非禮皆棄先王之道而不相正也。蹶俱衛切泄泄制切沓徒合切故曰負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

之道當進吾於善善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百陳善去以禁閉邪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

為賊其君也。章非言雖可巧智猶須法度因由先王禮義為更不
仁在位猶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類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

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者也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湯之篇也

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上也章非指言法則堯

舜以為規矩鑿成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

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向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湯之篇也

前代善惡為明鏡也

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上也

章非指言法則堯

舜以為規矩鑿成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謂也詳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伐夏商周國謂公侯之

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

死士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又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土達下其造一焉惡鳥故切下惡醉同樂音洛此卷內皆放此強其文切下注同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反其仁已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已敬

人直之切詩去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可

人求諸身責已之道○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也必行勤躬福則至天

栢常也久之世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

身無以為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孟子曰為政必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至罪之則善也巨

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慕忠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

溢於四海之內。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嚮等。○孟子曰天下有

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

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

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

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孟子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而極

舜故曰天也○莫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之為而為者天也

也涕出而女於其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

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恤之通朝聘之事也其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令力政助女去聲今

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

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

若師文王師文王太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

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勗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天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

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曰矢人而取為矢也如取之謂為七年之內必為政

於天詩去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勗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篇麗億數也言於帝之孫

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勗之美士執裸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裸音賈孔子

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去行仁者天下之眾

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前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章指言遭衰逢亂臣服強

六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濯直用切。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

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菑音災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

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

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濯所用草屨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浪音滂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曰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已下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故直而

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孽魚列切。此之謂也詳見四一無思不

服○季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

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

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

所惡使民近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

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

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下獸樂曠

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重上

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歐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
不王不可得也。走音奏。嬗音慎。為子為切。下皆同。歐音擊。鷓諸廷切。
坤音卑。嬗音平。嬗別名。四。民歸之猶
水之就下。四。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
如至七年病而求三年時艾堂

之固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蘇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艾可以
為灸。人病。覺女之益善。效以為喻。赤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

死。士茶。詩云其何能淑載芣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采
紉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芣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采

載。解。有相也。朝財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章。拾
言水性。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

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此之謂也。詳見。四。無忍不服去。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棄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
與有。言有為。四。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

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

弗居舍止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從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章指言臨仁舍其自

暴棄之道也。舍音捨注同。也。夫義路也。仁人心也。義入路也。

○王季曰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久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

爾近也道在近而惠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所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章指言親親敬

長近取諸已則爾而易也。長其長並張文切注及下同。

○王季曰居下世而不獲於上

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

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矣

言入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不正而得人惡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

撥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

有能動者也。○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交悅親本在於身是以
曾子三省大雅矜持以誠為貴也。未之有也詳見四然而不王者

○季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
也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
居東海之濱西伯善老

二老者天下之大
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有子當隨父一者
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焉於虔切下章焉瘦同

侯有行末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今

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他故七

年文王時難故久長周時易故速也章上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有八

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

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

道盍歸乎來歸
周也。○消音賓

人比老矣往歸文王也。○伯夷辟紂止丙
伯善養老者又歸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善也。○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季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

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曾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求季氏宰，求季氏宰，求季氏宰，求季氏宰。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

也。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

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而

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也。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求行

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

季子曰：『存乎入。』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

乎。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音明也。眊音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言察自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其。音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密矣。慶音得。

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惡音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

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知聲語笑之貌強為之哉。音指言人君

淳乎？堯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音潤也。齊人也。尚禮明

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也。音指言諸侯失國而後說於諸侯禮也。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影白見嫂溺水則當以手曰：嫂溺不

援，援之否，脚心援音爰。

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是為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

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髮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

曰天下溺援

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

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章指言權時

○公孫丑曰君

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父教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

非若夷秋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天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

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

焉易子而教不欲巨責以善也又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孟

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善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以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

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

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於曾子者可也

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

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弗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猶如

曾子之法乃為至孝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

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竹先歷切徹直列切

而

而

而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適過也詩去適之義論我問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止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賢臣

之譽有求全之毀賈度也言入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

至遂至沒溺而獲字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勝將赴君難固金鼓之

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古

事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

不惟其責則易之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

事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

事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

樂事從於子教之齊樂事見季子

魯人最正克子血子弟子也從於

齊之右師子教子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

季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

子血子見其來見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

向為其克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皆

而此言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今乃來我出此言亦

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收見之思深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未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當累舍館定乃見之乎

季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教來徒舖發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發也

子教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發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任正故言不意子但舖

殺也。○章指言孝則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誦讀音昌浚切。○子不與是以孟子答堯樂正子也。○誦讀音昌浚切。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

老不為後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舜不告而娶為無後。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

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見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哉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知之實也。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三者。禮樂之實節文

失其節而文其禮嚴之密而中心樂之也。樂則主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

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於神明况於歌舞而能自知美惡有諸中形於外也。○朱曰惡去聲。

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况在子元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不順乎親

不可以為子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况在子元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况在子元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况在子元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况在子元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頌父也盡其孝道而頌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幼頑昏蒙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公也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樂也底之兩切

音注孟子卷之七

音注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季子曰辨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生始卒終註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夏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也畢郢在西方故曰西夷之人也

相後也子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子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節玉節也周禮有

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本篇○晉之春秋一也○夏后

於周繼其義一也○國○貴貴尊賢其義○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子產鄭國為政聽訟也湑水名見人有

○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國為政聽訟也湑水名見人有

荆江司奏者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有月徒枉

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

由病苦極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與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

辟人可也焉得入之而濟之故為政道每人而悅之

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民遠失其道辟除人

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以為

首入君由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入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芥草也臣緣君恩以為美也

其心所執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若其也 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為服也 禮為之為于偽反下為如字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
譬言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取民若遺此則使

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里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
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章指言君臣之

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和庶幾若影隨形○孟子曰無罪
舊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
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鳥鳴家告仁鳥曾逝此之謂也

○章指言君子見然而作故類也於鳴憤孔子曰河而不濟也

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
故必從之○章指言君若以

率與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拜。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為也。古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冠帶。雖冠夜切。孟子曰中也

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之元也。中者履古和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取員五百當以養育故如中也棄不

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使賢者棄焉不若食其所當養則賢亦近焉。天如此賢不肖相與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

然。魚兒。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苟得乃音散。能有謙千乘之志。章指言貴賤。取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章指言好言人惡言非君子故曰不敢不求何用不職。

有惡如字惡人焉路切。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仲尼彈耶難及已曰切好呼報切。

以正正也。

可矣不欲其已甚泰過也。○章指言語曰。○子孟子曰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

果行其所欲行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之行下

孟切行。○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

其如字。○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

親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章指言人之所

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良末凡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章指言養

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當不貸。○孟子曰君子深

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養生益壽充功注同。○孟子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也。○造七報反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

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
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音指言應子必根原如性自得物
來能名皆來不感君子好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說約也博廣說也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
至義還反於機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夫仁有能服人者也

說之美者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夫仁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

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者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音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孟子

存德其是厚乎王去聲末之有也詳見四然而不王者去孟子

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比自有實善及獨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洋善善中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音指言非賢受上賞蔽賢者願戮故謂之不祥也音中直

音直不問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

於水也徐子徐詳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孟子曰源泉混混

音直不問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之也音去古切辟音達又音關

混不啻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言水不啻晝夜而進盈滿利以放至也至放四海者言原本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

立而待也荀識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反涸一名反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氏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無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言指言人而舜賦俱言天氣就利辟害其間不

希眾人皆然君子則不聖人起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強其文抑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

七日酒書曰湯執中立以無方執正之道維賢遠立之不問其從

莫執才主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猶谷不

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謀於紂也武王不泄爾不忘遠泄狎狎

謂朝臣庶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

事出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二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生而

特且言欲急施之也音指三周公能思三王之遺以輔成王太平之

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晉之乘楚之

精杞魯之春秋一也○乘音剩行音世杞音元○本謂其揆一也

其義一也三三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血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

賦取焉之事內以為名精杞者歸凶

之類興於記惡之戒曰以為名春我以二始卒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
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達之其文東說之也孔子自謂
切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
君命私作之故言切亦聖人之謙辭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
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

五世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予我我也未
得為孔子明

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私善也我私善之於賢
人非恨不得學於大聖也

復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

復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
義沮傷也二名列士病惡也
○逢蒙學子射於羿盡羿

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
之家衆也春秋傳曰

羿將歸自田家殺之逢蒙
丁張並壽江切從逢逢下江切
故以下
爭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鄭人使子濯孺子
子濯孺子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

子濯孺子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

孺子曰今日我疾休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對大

大夫疾作磨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康公之斯衛夫康公衛

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其僕曰康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康公之斯衛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

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其德本所出康公之斯至矣

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度公之斯至竟如孺

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入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

六四矢反兮三血子之是以明君之罪假使如子程孺子之得尹公之他

教之何由有。○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中，而蒙其頭也。西子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入當自尤以仁義乃為善也。

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言天下萬物之情性，高順其故，則利之也。

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虛空無事之度。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若下，妄改作休事。

物理若鳥行水於無事之然，則為天之高也，星辰之遠，大智也。

也苟求其欲千歲之日也。可坐而致也。天錐高星辰彗遠誠

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公行子有

子之喪右師往予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

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諳於貴人也。○驩音歡。敖音朝。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

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

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易也云以禮者惡子

敖而外順其貌也。○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何意事皆脅肩所傳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

皆流而金石

獨止○教
五高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

必反之己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求加我也君子反自

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

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謂人

者與禽獸何擇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難乃巨切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

朝之患也乃若所謂有之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世我由天免為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君子之憂不始堯舜也。○蓋仁也者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改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列士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下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下朝橫來之患非

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禹穆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

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季子曰禹穆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

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穆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尚之易也其心亦然

不在其位勞修矣矣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

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

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

稷走赴鄰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際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音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則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

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絲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不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精解不依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惡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夫

章子于父責善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

恩之大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

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其設心

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說

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言是則罪益大

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章指言臣音得罪出妻屏子上

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曰無萬人於我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奇也曾子欲去戒

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

寇退則反死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元主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待七十

人言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

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與音黃子思居於律

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假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事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子思子以爲二

八同道曾子

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繁足之

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致使良人覽也播聞郭外氣間也乞其餘者所餘酒肉也。施音施注同又音易播音播其妻

歸告其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

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也為妻妾不知如

故驕之也。施如字又音治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古用也則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利達者皆以

枉曲之道辱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

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

異也。章此而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况於國人若以為戒取之甚焉

古注孟子卷之八

音注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仲章名子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

仕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壟山之時

子乎曰怨慕也

言辨自怨慕也見惡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死乎

音考法當不怨如是母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

知也公明高曰且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

故誦于旻天高非員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

而更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為則吾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也

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慕豈可動心怨慕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也

切又音界我竭方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我於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半舍廬不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舍廩我

粟米之饒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其遂賜舜以金車

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擊降二女不見九男子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

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獨冊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渾其辭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後見○求渾

音善後皆故此不見音理此章下見諸音皆同○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也焉百官牛羊舍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及至也堯頃

而不足以解夏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於父母其為不孝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及至也堯頃

也言不愛父

欲入貞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人之所敬真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二言為人所

為天子皆一不足以解憂獨見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以

艾有妻孝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思

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粥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執中心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太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

老萊子七十而慕不五綵之衣為嬰兒前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體庸三十稼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

十也○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

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舜其至孝矣五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
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

合信此詩之言何為
違禮不告而娶也
子平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娶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母頑母器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發人之大倫以怨對於
父母也。對直類切。內則父子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萬

韋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告以聘是相告也帝謂堯也

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
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
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韋曰父母使舜完廩捐

贖腹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宗治禮為階梯也使舜

燒其廩也一說浚階舜即從階下
贖腹不在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

浚井舜入而即出贖腹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小音音綠

又音旋拚與
掩同浚音浚
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也都於也君威也舜有

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象
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神之有取於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

父母倉廩宗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

使治朕于楷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

禮反彫如字或作彤字誤東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

舜曰推茲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臣庶汝其子予治茲此也象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言此臣衆汝故勸我治事

曰美而不知也象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

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入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

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偽許也鄭章言如是則為舜

校人負之反命曰始不食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彼然

辭者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子孟子言不古云舜不諫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

以前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孫僑大國人也被入主地治小吏也國自
在永瀛窮之貌泔泔草也疏補尾之貌俄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

所也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音效又音致畜詩八物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

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

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救人之食其魚象以計六
受兄之言來向非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音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
弄權之義也不告而要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詐

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辨也
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庖或有人
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庖

有碑之人奚罪焉仁人曰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

弟則封之一 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曰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一門是巨

耳身為天子弟雖不敢問或曰故者何謂也萬言問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已象不得放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不侵其民也而納貢賦之此謂見放也有庫雖不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庫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則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屬自至京師謂此之謂也此常

若天子以政事見有在之君之口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此常已

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若四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章皆言懇誠
于內者則外發於華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夫子之性忘其序也。
况其仁賢乎。○
九詳見四○無思不階云

君不得而臣又不得而子辨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

面而朝之謂也亦北面而朝之辨見堯腹其容有覺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及矣乎不識此語誠然

乎哉成位受子孟子弟子語者訪語也言盛德之士道不敢臣又不

為臣受受乎不安貌也故曰死哉不知此語實然

乎。帥音率下同。定子六切。錯子亦切。受與及切。王季子曰一不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來見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舜攝行事其未為天子也故勸堯名

祖落也如喪者妣恩之如父也遏止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入所言耳成在蒙齊人也故

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

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禘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言不

得並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堯為

也臣也。因篇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服阕

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猶也禘天下禘土之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若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若餘亮切下皆同景子曰非此之謂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月子遺信斯言也是月無遺

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注八人所欲之事實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詠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之不顯乃及也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遺六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遺巨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真矣王者有所不巨不可謂此言為王臣謂歸臣父也。與古作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

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尊親為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旨由奉養其親至極也詩

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夫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思道欲以

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此之謂也凡九詳見四無思不服云書曰載見敬懼

栗馨饗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抵敬戰字也變栗為敬栗敬慎戰懼貌舜既

為天子敬尊敬父戰栗以見敬懼饗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是解歲丘蒙之疑。章指言孝莫大於敬心而尊之矣行莫過於素蒸執子之政也此萬葉白老以天下與雖有詩必知堯

聖人之軌也亦有加焉下與乎乎曰否堯不與之。工字曰否凡六天子不能以天下

雖否

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也。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

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昔者謨謨然

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謨之純切。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示之。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以行去聲。又如字。

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

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

受故得天下也。具法下切下同。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

萬章曰天受之其事去則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古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

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二十八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

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

亂于舟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非德也相去謂之天也舜真之為而為者大矣吾之不遇曾侯大斯二者云太

哲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大哉言尚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其之謂也此之謂也凡九詳見

無思不服去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言而自傳於子有之否子子曰否不然也不否

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

禹也歷年必施澤於民夫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承久故也陽

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經谷之中以藏願也。施所政及舜禹聖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亦權為之者大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緣也

○橫胡孟切。○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吾之不遭舜匹夫而

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稱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能父之位非

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益伯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

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

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曹外丙立二年仲壬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也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艾音刈

有天下猶盜之於夏伊尹之於桀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桀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蓋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章指言

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用朱商為是也是以聖人改政於仁德也。○其換一也又魯之春秋一也。○其義一也

自其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伊尹

負鼎起而干湯有之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見也。孟子曰否凡六詳見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莘

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聘視也一介

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
於人也。樂音洛下同

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哉湯問其賢以玄纁之幣帛社粢之粢謂自舜之志無欲

之道。謂五高切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

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天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生斯民也止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則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

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社已

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皆同歸但殊途異道或遠者動身遠也或近者

吾聞其以素餐之道什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屏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免我也歸於身繫不亏已而已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于羊為道

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亮伊訓曰亮也謂身也或治也亮殺都也言意

欲謀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自取之也湯曰或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雍疽物字已自其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於齊主侍人瘞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為然 瘞環也 齊君之

所近神人之禮於 季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不

容反道七餘切 如足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好呼 下及卷末自好好者

比皆同 孟子曰否見 六詳見目 云我四下不動心好事者為

之也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

主癰疽與侍人瘞環是無義無命也顏離由衛賢大夫

彌子殺也 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遺故不

納之而歸於命也 孔子進以禮退應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

為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陀主司城貞子為保

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司馬

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 雖非大賢亦無過

惡之罪故論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其所滅故無諱但曰陳侯
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
無厄難何為主
種痘瘡環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

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
甲辛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焉聖人章指言君子夫居
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
信故孔子稱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言人

百里奚自鬻五牧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繆
公之相實然不

音育音網音穆音古

五羊子曰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
凡六詳見目
六我四十下
好行者為之
此言孟子曰否
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美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巨見

假道於虞以伐虢
車才奇諫
垂棘美玉所出地也屈產地良
馬所生乘四馬也晉國之所

寶官之奇產之賢臣諫不欲令虛公
受璧馬假晉道
屈九勿乘音刺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
 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
 智乎知慮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也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百

及矣知慮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入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于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王之道可謂智乎
辨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自嚮以成

音注孟子卷之九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人自嚮汙汙
辱而少傳相
成立其君鄉黨也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入口而違